

达州的活力和温暖

□陈美桥

达州，古名通州，清澈旖旎的州河自城中穿过。城市南靠翠屏山，北倚形如凤凰展翅的凤凰山。

幼年时在乡下，我们围着进过城的大人问这问那，像四周的山风灌进院子。“房子好高哦，帽儿都要望落。”大人将一只手举在头顶上方，做出抬望的姿势。我们的视线跳过屋顶，又被连绵的大山阻隔了想象。

九岁时，我随父母进城。汹涌的人潮中，记忆尤深的是那群擦鞋匠。他们随身挎着小木箱，拿着小板凳，走街串巷，洪亮地叫喊着：“擦皮鞋。”那时达州城里灰尘大，若穿皮鞋上街，不到一天工夫，鞋面就有明显积灰，擦鞋匠的生意自然不错。

父亲好学，在城里做过技术员、油漆匠、建筑工……后来，他又敲起了打包扣。跟着父亲收购打包扣原料，我很快就认识了文家梁、珠市街、柴市街、二马路和滨河路。我也在暑期里成了父母的小帮手，将父亲剪好的罐头盒皮一圈又一圈翻卷在铁条上，再用木槌收口、压实。

有一天，父亲掰开我的小手，难过地看了一眼掌心的血泡，拉着我到商店，用做十斤打包扣换来的钱，为我买了一份冰淇淋。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劳动后的甜蜜，第一次见父亲闲下来，牵着我走在州河岸边。爱好文学的他，讲起了元稹任通州司马时创作的《连昌宫词》，对着蜿蜒的河水唱起了达州人梁上泉先生作词的《小白杨》。末了，他说：“你要跟他们一样，好好读书。”从此，我决心专注学习。学习之余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元宵佳节，与家人齐聚州河大桥，欣赏凤凰山顶的璀璨烟花，看夜空、河水和建筑墙面随之变幻的绚丽色彩，赞叹这半城灯火半城山的壮观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在广州做编辑。门卫大叔听我说起家乡，同情地向我描绘他当年跑货运时路过达州见到的“穷相”。我却坦然地笑了。作为煤矿宝地的家乡，面貌日新月异，同时也重视环境治理，当年的擦鞋匠早就另谋出路了，父亲也常在电话里跟我讲达州的新变化。

我家的房子修在凤凰山上。早晨，推开卧室的窗户，槐花的香气阵阵袭来，州河对岸的层峦叠嶂云蒸雾绕，朦胧的翠色触动人房。不久，阳光透过云层缝隙，斜斜地照进醒来的城市，像一束束幸运之光降临人间。这

里距市中心只有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，却有迥异的风景和体验，颇具观景的地理优势。不想让父母再到处奔波，我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。于是，我回乡开始经营农家乐，一边写作一边在山上当起了“庄主”，和厨师一起研究达州名菜。

万事开头难。开业那天中午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：操办一场家宴时，因厨师操作疏忽，高压锅里煨炖的菜有了异味，许多客人对此颇为不满。我心慌意乱、羞愧难当，不知请客的主人要如何责备。没想到，他将我拉到一边，详细地商量补救措施，还劝慰我不要过于自责，一定要好好坚持下去。临走时，接过我送的礼物，他的笑容温暖了我局促而茫然的心。那是我接触达州人最多的一段时间，时时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、宽厚和仁爱。

也是那时，我养成了早起爬凤凰山的习惯。青草和树木散发的特殊气味，在黎明前的林间不断涌动。一口气登至红军亭，天色微明，大地上生长的万物慢慢开始显现身形。再鼓足劲儿，一路向上，登完所有的石阶，便至最顶峰的凤凰楼。朱漆的凤凰楼大气磅礴，不少人凭栏远眺，对着城区大声呐喊，仿佛要将自己的气息汇入城市的脉搏。

前些年，我再次离开家乡。回家探亲时，家人提议先去改造后的莲花湖看看。眼前的湿地公园，已不是从前的湖岛小景，岸与岸之间有栈道和小桥相连，四野花草树木夹杂丛生，坡、湖、石相映成趣。入夜，我们登上旋转楼梯，看一滴滴湖水如何在音乐声中喷薄而起，伴随着变幻的音节，如璀璨星辰在空中闪烁闪烁。透过音乐喷泉，我仿佛看到莲花湖清亮的眸子，闪现着清静安逸的小径、茂密的松针和盛开的莲花。

我与达州几度聚散，可它依然时时牵系着我。近些年，我常有文章登上《达州晚报》“凤凰山”副刊的版面。我还曾回家乡参加报社举办的艺术节，见证当年的崖洞和仓库蝶变为家乡人与艺术亲近的人文佳景……无论我身在何处，都觉得与达州紧紧相依。

后来，“凤凰山”副刊报眉启用了凤凰楼和红军亭组合的装饰元素。每当我的文字靠近它们时，我就不禁想到在山上遇见过的人，想到山下的万家灯火，想到每年正月初九，达州人摩肩接踵地攀登凤凰山。涌动的是人潮，也是达州这座城的活力和温暖。

在三线建设的日子里

□林佐成

“备战备荒为人民，好人好马上三线。”时隔50余年，曾经在襄渝铁路辅助工程双白公路（宣汉双河至万源白沙）小河口至龙嘴段三线建设奋战了两年多的刘启雄老人，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感慨万分。

刘启雄，家住开江长岭镇，今年已经76岁。据他介绍，那是1970年6月，为响应三线建设号召，他与从长岭、广福两地挑选出表现好、身体壮的120余名青年，浩浩荡荡地从长岭出发。他们赤脚走在去县城的路上，热血沸腾，心情别提有多激动。第一天，他们歇脚于开江县城，第二天赶到宣汉清溪，在领队带领下，参观了王维舟创办的宏文学校，第三天赶到宣汉厂溪，直至第四天下午，才到达目的地——双白公路小河口开江民兵兵团总部。

其时，为支援三线建设，自1970年6月起，开江接连从各个公社选派派出3029名干部、民兵，赶赴双白公路，组建起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指挥部达县民兵师开江民兵团，下辖3个营、12个连；同年10月，再增派866人，组建6个连。

刘启雄分在了二营八连三排，排长见他受过初中教育，又能说会道，便让他担任十三班班长，负责手下12个民兵的日常管理。

刘启雄先前没有出过远门，以为修路就像在老家一样，将低洼之处填平，凸起的地方放倒。即使有山包挡住去路，把泥土掏了，余下的石头，用火药雷管一轰，拦路虎也就清除了。到了小河口工地才发现，那路就是用生石灰在莽莽苍苍的森林里、悬崖峭壁上，圈画出的两条时断时续延伸到远方的白线。刘启雄望着松树、巨石连同那两条白线，不觉摇摇头。不过，他想别的班都能干下来，他的班也决不能做缩头乌龟。

他将班里的民兵分成若干个小组，一些组用斧头砍伐碗口以下的杂树、灌木，一些组用锯子放倒粗壮的松树。枝丫婆娑的松树本就粗笨，加上工地人来人往，为避免砸伤行人，刘启雄便安排瘦小者攀爬到树上，在树梢系上粗壮的麻绳。树倒之际，众人使用力拉扯绳子，让松树往空旷的地方倒。

路面上的绿植清除完，接下来便是对付那些硕大的顽石。小河口与万源许多地方一样，石头霸气十足，它们或连片埋于绿植下面，只露出冰山一角；或光秃秃的什么也不长，只把黝黑的身子目中人无入地大团大团横陈在那里。要清除这些石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炸药将它们炸成松动的石块，再将它们清理出路基。

由于打孔洞、安放炸药雷管及点炮，都带有技术性与风险性，连里通常安排专人负责。记得那次为了赶时间，几个人在一块巨石上打了一个深数米的孔洞，装了100多斤炸药，然后插上近90发雷管。随着口哨一吹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那石头四下乱飞。一时间，到处都将得到石块落在工地上、树上、周边山石上发出的啪嗒声。由于那时的人们安全意识淡薄，口哨声远不比今天的喇叭响亮，加上不时出现的各种哑炮，放炮时出现的意外伤亡占了修路过程的大多数。刘启雄曾目睹一块石子斜飞到一个躲在岩石下的民兵头上，对方当场倒了下去。

巨石炸开，班上的任务来了，那就是清理繁重的石头。那些炸成碎片的，可以用铁铲将其铲在路基边沿；个头不大的，两三个人可以将其推走；唯有那些大石，大家只能一起趴在上面，如蚂蚁搬东西，咬牙切齿地将巨石慢慢挪动到路基边。修路的过程，难免会碰上架桥，那些桥虽然跨度不大，却全是用条石垒砌，将石头打成一个一个条石，便成了民兵一项重要的工作。条石打好，4人或8人，将条石抬到架桥处。在刘启雄的记忆里，开江民兵抬石头喊号子，声音大又悦耳，常引逗得当地农民赶过来看稀奇。

由于成天泡在工地上，经常与钢钎、铁锤、石头等打交道，民兵的手上几乎结满了老茧，腿上也布满了伤痕，但大家依旧任劳任怨。尤其是那些给巨石打炮眼的，为了不影响工期，吃完晚饭大家都在休息时，他们还会三五五个邀约着，打着电筒偷偷加班。

修路是繁重的体力活，组织上自然不会亏待大家的生活。米饭一日三餐都有，蔬菜却极为单调，除了将洋芋或炒或煮，余下的便是涪陵榨菜。一周也有两次加餐，主要是咸菜炒肥大块，那几乎有巴掌大的肥肉，一个人能吃上三四块，管上好几天。

刘启雄所在的班住在工地附近一村民的木楼上，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，倒也差强人意。可糟糕的是，楼下住着一位女知青，冬天一到，因外面太冷，她便在屋里生火做饭，袅袅烟雾熏得楼上的民兵和民工眼泪直流。大家干涉了多次，让她把饭放在屋外煮，可女知青并不领情，一些民工便在对方便生火做饭之际，从木楼缝隙往下淋水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。直到排里领导出面协调，民兵在木楼外搭了个简易木棚，让女知青在木棚里做饭，事情才得到妥善解决。

民兵一年四季泡在工地上，热天被蚊虫叮咬，冬天受风雪敲打，累了就躺在路边草丛里歇

息，渴了就喝山泉水，两年时间都不曾回家，那种苦，那种累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深有体会。不过，也有快乐的时候，那就是星期天。几个关系较好的相约着早早起了床，然后往山野里钻。小河口附近山山林密，野果特别多，尤其是秋天，野梨、野葡萄、野荔枝等随处可见。几个人来到山上，找到那些结满野果的树木，噌噌噌地爬上去，然后由着性子疯吃。果子吃饱了，心满意足地往地上一躺，先还兴致勃勃地闲谈，时间一久，便鼾声四起。一觉醒来，若是时间还早，他们会再次爬上树，直到把瘪下的肚子又撑圆。最幸运的是在山野遇到当地村民，有一次，纯朴的村民听说他们从开江赶过来修路，又没办法回老家，同情心油然而生。村民热情地把民兵带回家，找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老腊肉，用老咸菜炒了招待他们。刘启雄至今想起，仍感动得泪水盈盈。

除了星期天到山上找野果，宣传队来慰问演出，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。届时，他们不仅能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脱出来，还会收到宣传队送来的各种慰问食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看到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女演员，在舞台上唱歌、跳舞、摆弄各种乐器，让他们想起生活的美好，忘掉生活的不快。刘启雄说，他和战友曾目睹刘晓庆来开江团所属的连队唱歌、跳舞，那时的刘晓庆虽身为达县军分区宣传队演员，却默默无闻，大家只晓得喊她美女。直到多年后，刘晓庆成了当红影星，刘启雄才发觉曾近距离看过明星演出，心里便无端地涌出几分自豪。

自然，收到家信是每个成员最开心的时刻。想想吧，自己孤身一人远离家乡，一年四季都不能回家，对父母、对亲人是何等牵挂！尤其看到战友受伤或者牺牲，这份牵挂越发悠长，每每收到家信，大家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不过，也曾闹出过笑话。女子连一位姓涂的女子，在给父母写信时，把“几个月来，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”写成了“几个月来，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了”，急得父母赶到工地来探究究竟，羞得女子好久都不愿见人。

特定的历史条件，决定了参与三线建设的辛苦，但刘启雄一班人发挥无私奉献的精神，用鲜血与生命、坚忍与顽强，为襄渝铁路建设作出了贡献，他所在的二营八连被评为“好八连”。1972年7月，因开江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，与所有开江民兵团的成员一样，刘启雄回到了老家，结束了两年的三线建设生活。

节约粮食

浪费可耻

节能降碳 绿色发展

节约用电

请随手关灯

达州日报社 宣